

溫室植物群想要上街抗議牠們在城市的生存權
可是一走上街
發現街上太熱空氣太髒水源又不乾淨

於是又默默走回溫室了

溫室植物的抗議



新人類沒有資格定義舊天使
天上有天上的運行軌道
人間有人間的

新人類在新舊世界之間穿梭
猶如蝴蝶穿梭於雨林花叢

有（或無）意識地給出一個眼神
一聲哨音
一種必須的姿勢

所謂蛻變

必須的姿勢

那是一條線

『宗教』

『驅使的力量』

在那部電影*中

已經離開的青年導演給出了相當精確的定義

導演允許了不被定義的善

隨機的善

我們必須被這樣的隨機允許

而後才有所謂的主動

論隨機

*胡波，〔大象席地而坐〕

前方的路如果一片荒蕪
我們能否再相遇
於沙漠中的一片小小綠洲

那裡有蛙
我們吟唱
我們放棄了人語
成為了蛙

兩隻蛙的久別重逢
(所有的相遇)
不必敘什麼舊
卻也甚是感人

兩隻蛙的相遇

先行的先行者
退後的先行者

(先行的退後者)

((退後的退後者))

排列組合

試著給苦難中的人們微笑
那麼
自然或許也能漸露笑顏

微笑練習

相對於陰瑜伽的停留
日光浴是自然的大休息
(最好連泳褲也沒有)

我們太習慣往前
(往哪)
卻總忘記此地的光景

此地的光景



在蓮花和淤泥之間漂移
不是執著
亦非不執著

泥中莖系有時太過於盤根錯節
以致我們難以分別其本生

蓮花尚未開出
何妨先觀蓮葉吧
(花也並不非得讓世人把玩)
因為那些香氣
對蓮來說
自身最為明瞭

蓮之隨想

世界過於巨大
以至於下一步你不知道走向何方
心靈過於巨大
以至於連最小的回聲都無從可聽

世界與心靈相遇
看不見山中的花
是山中的花
或者山中的心

此時
就成為了一道
困擾的謎題

彼時
一切星系穩固地運行於各自軌道
規律運行
規律停轉
下游的魚群逆流而上
林中的農人植樹種果

學生還沒有老師的臉書
老師也還不用擔心退休

彼時的歌曲似乎總是近了一些
現在聽好像總有種令人生疑之惶惑

說是現在不能認真

因為沒人跟你認真

可是史料
都還是如此安靜地告訴著你
沒有錯

燈塔

(認罪)

認罪是不是協商的
第一步？

罪
罪確實被記錄於人類的法典
(誰創造了法典？)

自然界從何時
從演化樹的哪端開始了罪？

虎口豹心
巨震暴雨
都不謂之罪

還沒嗎
還不到嗎

又要回到我們不理解 (或排斥的) 神學嗎？

認罪協商的抽絲剝繭

母親用自己的方式守護著我

拿出古老時期的相片

文字

手寫的書信

證實了曾經有過的史前年代

歲月靜好

母親在那個年代

與她所孕育的我

靜好

至今

仍然如此這般地

守護著我

母親：致領新聞台薪水的媽寶們

寫完詩抄經
抄完經寫詩
寫完詩抄經
抄完經寫詩

簡諧運動

